

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五目錄

地震

無夢苗麥禾

饑大饑

莊七年左氏說辨 莊二十八年穀梁說辨

蟲災總論

書月書時穀梁說辨

螟

螽蟬

蝶生左公穀杜說辨 哀十二年傳語杜解辨

物異

有臺有蟬左氏與二傳異義說 鶡鴒來巢公穀漢志說

說辨 覆讐不言其來不言有穀梁說辨是謂異非不祥之

謂辨

杜云春秋感麟而作公穀云春秋文成致麟說辨

外災異

公羊外災不書其書者各爲說辨 宣樹火公羊新周說辨

說辨

殷周災不志說辨 宣樹公羊以爲宣宮之謝

何休以爲不致之廟胡傳謂廟制似謝毛氏謂遠廟無寢公

穀漢志又謂藏樂器之所服氏以稱宣爲宣場威武諸說辨

齊大災公羊以爲及我辨

宋災公羊以爲王者之後穀梁以爲孔子之先故書辨公羊作宋火又謂內不言火甚之

辨宋災伯姬卒左穀說辨

陳災公穀誤作火辨穀梁國曰災邑曰火辨宋大水公羊謂及我穀梁爲王者之後書

辨

沙鹿

崩公羊以爲邑穀梁以鹿爲山足辨何趙說辨

梁山崩何胡說辨雨螽于宋左氏隊而死公羊曰死而隊

辨杜從左義辨公羊云王者之後記異辨劉氏自下而上曰雨辨

書有年大有年

謂桓宣不宜有年書以記異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五

錢唐張應昌學

○地震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寶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川竭山必崩國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注水土氣通爲演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國語

京房易占地動陰有餘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地形至厚德至靜定而不動者也震動是謂臣強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靈臺秘苑孔穎達疏文九年日月薄食歷家可以預定若地震未聞有預定者晏子語柏常騫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騫對曰然是觀象可以知地震也

張衡造候風地動儀柱外八龍首銜銅圓機發吐圓知震之所在嘗一龍機發地震隴西是數寓於銅儀可以前定也二者之法今無傳焉

邢勣  
通編

陽氣弱而在下陰氣盛而在上且陰逼陽太迫不能奮出而爲雷霆又不能滯鬱而爲雨是以排擊震憾動搖於內也雷得天地之正氣故能奮出羣陰以其出也發而爲聲則動體在外人在氣之中而不知其動也若陰之方壯陽之方鬱且適值天地之戾氣不能發而爲聲則動體在內人皆託乎動體之上是以知其動也

胡承諾  
釋志

震動也或謂震者戰而非動如漢天鳳三年詔云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是震與動異也曰非也動甚爲戰戰生於動爾豈可歧而二之

黃仲交  
通說文九年

後世之史官記地震之異必曰地震于某然春秋曰地震何以不曰

于某也蓋聖人之意曰地當靜而反動則天下之靜者必有反其常者矣地一震動則其異應於天下不止於一方安得曰子某也不曰于某蓋聖人欲表其異於天下也明矣

孫覺解同上

春秋五書地震惟於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彊之所致也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於楚內脅於強臣若昭哀則遂失國矣

汪克寬纂疏引王葆同上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後同

○天動地靜者常

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與下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

何休注

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爲體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

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之象也程端學本義○劉紹攽曰不書震于某者魯地四五百里之間無所用其區別也

牛運震傳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

書地震五而昭之世再見地道安靜以震動爲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爲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過及於難

汪克寬纂疏

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左八月丁酉南宮極震長宏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

也南宮極人名子朝黨爲屋所壓而死

杜注

○王城震而有子朝

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汪克寬纂疏

○春秋書

地震之變五而昭之世兩見于五年之間坤德之不順承極矣

季氏之無君此則不占而可驗者也

張自超宗辨義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無麥苗麥禾

饑大饑

莊七年左氏說辨

莊二十八年穀梁

經書無麥苗大無麥禾之辨孫氏說見下莊七年

曷爲或言饑或言大饑凶年補敗不足曰饑死傷流亡曰大饑

劉敞傳宣

年

宣十年冬饑先大水也十五年冬饑先螽也襄二十四年大饑亦先  
大水也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皆不書饑蓋旱害稼而  
已大旱雖甚未至于全不入也大水則凡所及者皆害矣螽見經者

十一或在于冬或志月者其害固不深直十三年十五年皆以秋書而十三年不書饑亦其害有徧不徧也

葉夢得  
春秋攷

經書無麥苗一杜氏曰秋大水漂之也書大無麥禾一劉氏曰經無水旱蟲螟之災忽無麥禾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麥禾皆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高氏曰劉向春秋說以爲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謂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閩境皆然百姓以饑所謂大無麥禾者也按周之冬正五穀皆入之時使歲事稍稔雖蓄積無素何至麥禾皆盡其爲歲祲明矣劉氏之說必兼高氏其義乃備

趙訪  
屬辭

又  
經書饑二大饑一凡饑皆書於冬者當西成之時五穀皆無民乏絕而國貧不能振恤也

莊之篇書無麥苗者一大無麥禾者一蓋二者俱無乃非常之災一

有焉一無焉則農收之常不載于冊書矣

方苞通論

有死傷曰餓死傷甚曰大饑此皆凶年也曷爲或書其本或書其末書其本無備也上怠也書其末不恤也怠乎怠者也民力單矣王澤竭矣

莊存與正辭

朱子曰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又曰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云賑濟於凶荒之餘所惠者淺亦無濟矣又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此探本之論也若夫水旱之災吁嗟而請雨徙市以自責伐鼓用牲于社于門皆具文爾亦無救於饑人也

胡承諾繹志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公羊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生曰

苗秀曰禾何休注○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

苗故知是熟麥與五稼之苗俱爲水漂也疏○左氏云不害嘉穀也非也隱元年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今書大水矣無麥苗矣而猶謂不害嘉穀固也劉敞權衡○二十八年麥禾之無經書曰

大大者非常之辭今麥苗之無以水災而無也災之所不及者猶有存焉不得曰大無也故無麥苗志之於秋見水災也大無麥禾志之於冬見歲凶也孫覺經解○秋夏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

也麥成而稻苗大水則皆敗矣故曰無葉夢得傳○穀梁云麥苗同

時也謂麥與五稼之苗同爲大水所漂而無收故書曰無麥苗

王注釋傳○無者僅無也大無者盡無也此何以僅無災於水也彼

何以盡無災於人也先麥後苗何也麥先熟而敗苗將秀而漂

郝懿行說器○曰苗別于禾也曰無別于大無也高漸然釋經○愚按公

羊一災不書之義良是禮一穀不升至五穀不升有等差考全

經無書一穀不升之文方望溪說

見前總論惠半農說見下莊本公

羊氏甚合經義劉原父孫明復駁之非也

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糴救急不至於饑也

孔疏○未有言災之

者其曰大無麥禾何大無麥禾非災也大無麥禾矣何以謂之  
非災竭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大無麥禾病矣此饑也何以不言饑饑者在  
下也大無麥禾在上也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  
爲出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計而後知之計之道盡矣制之道不  
盡也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于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  
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或以爲諱秋水傷稼不言  
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災而饑皆失也若有水災何故不書民食

不足而國家危乃避恥諱豈春秋之訓哉若不勸農事魯應猶有倉廩之蓄不應遂至告糴鄰國劉敬傳又權衡○麥熟於夏禾成於

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辭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爲國之不知務者也胡傳○麥與苗同時先言大水

而書無麥苗者麥苗以水爲害也麥與禾不同時先不言災而書大無麥禾者倉廩竭也大無者無餘藏之辭也國不能預知其足否逮無餘藏而後知之莊公之政亦已荒矣大饑民病也大無麥禾國病也葉夢得傳○或言苗或言禾始生曰苗已秀曰禾此蓋謂禾也周之七月夏之五月稻始生而苗處之十月夏之

八月稻已秀而禾故彼於秋言無苗此於冬言無禾也

崔子方  
經解

○春秋志凶年必先見其所以致之者莊之無麥苗宣之再饑襄之大饑或以水或以螽也今也大無麥禾至於告禴隣國而不言所致何哉以見人力之不盡農政之不修而非天災使之然也

張大亨  
通訓

○言大無見舉國皆無也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

不升爲大饑今大無麥禾則黍稷稻二麥俱無矣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然不書饑者以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災也僖公之時大旱傳言饑而不害宣襄書饑則由大水螽蟬之所致今莊公無水旱螽蟬之災而書大無麥禾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救荒之不預至於末如之何而乞糴於鄰國則莊公不君國之無賢皆可見矣

汪克寬  
纂疏

○此大無非由水旱若由水旱則麥熟於夏夏書之

禾成於秋秋書之此爲土功不息費用寢廣調度不充有司於歲杪會計知麥禾之在倉廩者皆竭也故書於冬也

趙恒錄疑

○一

穀不升謂之嘉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饑莊七年

秋無麥苗不書饑者五月無苗猶可復種不害嘉穀秋而無麥

一穀不升可謂之嘉未可謂之饑也故不書饑

惠士奇春秋說

○方孝

標鈍齋文選曰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種之有芒者麥也此

二氣獨以穀麥言者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於春得木氣成

於秋金克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氣成於夏

火克金也無穀民何以生無麥民何以續春秋大無麥禾則書

之此也

汪師韓門學

○按魯語臧孫告羅之辭云天災流行戾乎

敝邑知是年必有水旱蟲蝗之災不書者史文闕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愚按諸家多以爲歲杪制國用倉廩竭而崔氏以冬爲十月

夏之八月以禾爲稻諸家多以爲是歲無災故經不書災書大無麥禾以著積貯之罄而姜氏據告禍辭天災流行之語謂有災而史闕其論並通

穀梁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按大者言其甚也稱有顧如何爲義陸清疑引啖助

宣十年冬饑

五穀不成曰饑

孫復尊王發微

○王政以民食爲重故積貯天下之大

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螽螟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

後特書饑者著宣公國用無節而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

張治集注

○書饑者二大饑者一而宣公獨居其二宣公卽位至是

十年螽大旱大水天變屢作而貢齊無虛歲用兵無已期倉廩

磬府庫空則其民至於流離凍餒固無足怪

趙鵬飛鑒筌

○穀不成

日饑大甚也饑未甚也雖未甚書也

邾懿行  
叔譽

宣十五年冬饑

書饑三而宣公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蟬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蟬天降饑饉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胡傳  
張詒

○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蟬之後甚言民無以生也

張詒

集注○隱公再書螟桓公再大水又螽莊公三大水無麥苗大無麥禾僖公不雨螽大旱文公三書歷三時不雨又螽成公大水哀公三書螽皆不書饑則書饑者凶荒之甚者也如莊之大無麥禾亦饑茂也而不言饑蓋安時雖無素備猶知告禴于齊以

爲凶荒之救故其民未至於流亡也今宣公歲饑見於再書者  
是其國旣無蓄積之備又無救荒之策坐視其民之餓而死爾  
蓋必如詩所謂饑餉降喪民卒流亡孟子所謂凶年饑歲老弱  
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矣故春秋以饑書也  
參汪克寬  
纂疏黃仲  
說炎通

○上則稅畝奪其食下則螽蟬賊其稼故饑

李明復集  
義引謝提

襄二十四年冬大饑

穀梁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馑四  
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若食不兼味臺  
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  
之禮也楊士勛疏大侵又謂之大饑○古者救荒之政或發廩  
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莩或  
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

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振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胡傳

詳說

○饑而書大民之流亡困蹟必有異乎平常家鉉翁

傳

○禮一穀不升至五穀不升有等差春秋一穀不升不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

曰大饑凡四等

孔廣森公羊通義

○書饑二書大饑一書有年大有年各一並在冬蓋據一歲所收言也

高誘然釋經

○大饑與大無麥禾異大饑者未至于無也故告饑不於大饑於大無

又

○蟲災總論書月書時穀梁說辨

蟲災害稼民食所係故書

張洽集註  
隱八年

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見於民必書哀十二年冬螽傳者歸過於司歷之失閏此諛臣所以蔽災而託爲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螽螟

之旨哉

家笠翁詳說隱五年

穀梁云甚則月不甚則時非也以久暫計之則時甚于月

策算案五年

○螟

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蟻食節賊食根蟊

食禾心曰螟爲災故書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

杜預孔穎達隱五年

許慎說文吏冥冥犯法則生螟淮南子曰枉法令多蟲螟

陸佃雅

書螟記災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以是爲國之大事故書

胡傳同上

螟螣之屬皆陰陽沴氣所生故陰陽不和則螟爲苗害

李明義引

螟螣蟊賊皆害稼以食心爲重獨書螟

葉夢得傳

羅願爾雅翼曰五行傳以螟螣爲羸蟲之孽漢孔臧蓼蟲賦曰爰有  
蠕蟲厥狀似螟是螟無足蟲也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江東謂  
之螢音若橫逆之橫高氏闕曰春秋書螟者三隱二莊一晝螽者十

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蓋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爾不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間皆無螟邪

趙汎  
屬辭

爾雅食苗心𧔗說文謂螟食苗葉者似與雅義異羅願謂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江東謂之𧔗蟲音若橫逆之橫按羅說是也今南方農家謂食心之蟲不可見視葉有纏絲卽知有𧔗蟲食心矣爾雅𧔗其實說文言其著也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按四蟲以所食爲名農家能別其種類其治之亦異以爲一種蟲者非也詩鄭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亂則生之按今南方農家孟春月幾望然稽田野謂之照𧔗蟲亦古人界炎火遺意

邵晉涵爾雅正義

隱五年九月螟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穀梁螟蟲災也○餘見前

隱八年九月螟

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程子經說

莊六年秋螟

○螽公作𧈧𧈧生左公穀杜說辨哀十二年傳語杜解辨

螽猶𧈧也

公羊文三  
年傳注

○螽之爲言𧈧暴寡也

古微書引春秋佐助期

螽螺同並音終見春秋傳

張參五經文字

螽本作𧈧

陸德明爾雅釋文

𧈧本作螽

又公羊釋文

○螽古文𧈧同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

春秋之螽蟲災也

藝文類聚引劉向洪範五行傳

杜氏曰𧈧蜻之屬也爲災故書楊雄方言云春黍謂之𧈧陸璣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爾雅又有蟬螽樊光云皆𧈧蜻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

孔疏桓五年

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

朱子語類

爾雅𧈧螽蟬郭注詩曰

趯趯𧈧螽

草螽

負蟬

郭注詩云喫喫

謂常羊也

蟬螽

𧈧

郭注

蟬也俗

呼春

𧈧螽

郭注今俗

呼似𧈧螽而細

春

𧈧螽

郭注似𧈧螽而小

土螽

𧈧螽

郭注今謂之土𧈧螽

也

土螽

𧈧螽

郭注似𧈧螽而小

也

土螽

郭注似𧈧螽而小

也

土螽

○左傳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

𧈧螽

一名鑿爲螽之

總名𧈧當從毛詩作阜春秋桓五年螽杜預云𧈧𧈧之屬蓋舉其類

言之漢書五行志注𧈧𧈧今之蝗蟲詩疏引李巡云蝗子也許慎云

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也在草中者爲草螽一名負蟬

名南

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詩釋文引陸璣疏云大小

長短如蝗而青也蟬螽似草蟲而大夏以股鳴亦作斯螽

一名𧈧𧈧

斯螽斯互言之實一物周南疏引陸璣云卽春黍蝗類也蟬螽似

斯螽而細長一名𧈧𧈧長翅能飛漢書五行傳所謂介蟲有甲能畫

揚之類也左傳疏引樊光云蟬螽土螽皆𧈧𧈧之屬土螽生於土中

青色善躍南方稻隴中時有之不爲異也多則爲災蝶字又作𧔗今  
𧔗也生土中躍起不過尺許

邵晉涵爾雅正義

按爾雅草蟲負𧔗𧔗𧔗也阜螽卽蝗也一生八十一子或云一  
生九十九子錢氏曰詩螽斯斯乃助語如鸞斯鹿斯之類非𧔗螽也  
毛鄭誤以𧔗螽解螽斯先儒因指爲𧔗𧔗非也𧔗或作𧔗字省文也  
趙汸○愚按漢書五行志中下引桓五年經注云螽卽阜螽是也  
馮嗣宗曰凡經傳直謂之螽者蝗也凡似蝗不爲災歲時恆有者通  
得螽名故有阜螽草螽𧔗螽𧔗螽土螽之別

方以智通鑑

貪虐取民則螽

漢五行志引劉歆語

𧔗者煩擾之所生

桓五年何休注

螽之爲物常因旱而生書雩書螽皆旱也

呂大圭或閼桓五年

書螽十桓僖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世各三見

汪克寬纂疏

螽越月則書時不越月則書月

李明復集義引謝提

書某月者惟某月有之非歷時也書時則爲災久

高閔集注

高氏說又見下僖十五年

螽者螽之子說見下

桓五年秋螽

公羊蠶何以書記災也○穀梁螽蟲災也○爲災故書

杜注

○蝗

也旣旱又蝗饑不待書也

程子說

○繼雩書螽旱蝗並作也

家鉉詳

說○書大雩則旱可知書螽則雩不獲雨可知書大雩又書螽則無年可知猶得有收被災不甚故不書饑耳

焦袁熹闡如編

僖十五年八月螽

公穀杜注同上後仿此○莊公以前猶書螟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益多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爾

高閔集注

文八年冬十月螽

宣六年秋八月螽

傳謂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胡傳○春秋書螽災十有六而宣之世有四焉蓋身爲不義而貪暴於民是以致天災之亟數也汪克寬纂疏

宣十三年秋螽 十五年秋螽

六年至今三遇蟲災加之水旱皆不修德節用愛人所感張洽集注

宣十五年冬蟬生

蟬螽之子爾雅謂之蝮蠎注王克寬纂疏引王葆○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爲災孫復尊王發微○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災於夏而蟬生於秋一歲而再爲災故謹志之爾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是時物已收而不爲災誤也夫秋乃五穀大成之

際安得曰不爲災乎不爲災亦何用書之乎穀梁以爲稅畝之

災亦幸合之論也

孫覽經解

○秋生螽冬又生蟬經本爲一歲再生

紀異文偶與下餕相連傳以爲幸之杜注又以爲喜而書之誤

益甚

趙訪左傳補注

○秋有螽而災息則不復生子災未已則復生子

左氏見蟬生在冬遂謂聖人幸之豈遇災知懼之心哉穀梁就

生字取義而謂蟬非災因稅畝而生此災又就蟬字取義而謂

緣稅畝而有蟬之名鑒矣

程端學三傳辨疑

○杜注蟬螽子以冬生遇

寒而死故不成螽按杜氏知不成螽者蓋成螽則自書螽也螽

穿地遺卵如蛹兩端有細蟲導之上下中若魚子始化類蠶所

謂蟬也遇大雪則入地深或大雨水皆不成螽石虎時河朔大

蝗初穿地而生二旬而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蟬而飛蓋

飛乃名螽蝗也郭璞曰蟬蝗子未有翅者其說皆是蟬生未爲

災本不書此爲一歲螽蟬再生紀異也使成螽則亦不書蟬生而又有當書螽如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例矣後漢安帝永初六年去蝗處復生蝗子卽蟬生也

趙汎屬辭○螽飛蔽天不知所自來黃仲灸通說

故不曰生蟬見其生故曰生

黃仲灸通說

襄七年八月螽

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左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甄鸞案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哀公十二年閏在夏八月下當時實是夏之九月而誤以閏月爲九月以九月爲十月故書冬十有二月螽也

五經算術○左氏以爲失閏然明年九月十二月再書螽則非關失

閏也蟲災亟作而不時直以失政爾呂大圭或問○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蠛生與此記同家螽翁詳說○螽者蝗也蝗至冬而

終故曰螽杜氏推長歷謂是年應置閏或者十月是九月其候尚溫故未蟄則是以常候釋春秋非記異意矣毛奇齡傳○冬蟄而

螽生異也牛運震傳○愚按杜云失閏後之推歷者因之而宋儒駁

之或當從江說是錯簡也見下

哀十三年九月螽 十有二月螽

去歲十有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陰陽錯亂甚矣呂中集解

○螽乃災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蟄者也螽卽蝗也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爲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黃震日鈔○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獨哀公之世再書螽皆在閏蠛之後此恒燠之徵趙鵬飛○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傳

記孔子言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十三年又書十二月螽杜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周之十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按傳與注皆非也唐志一行議亦誤從左氏余以經傳月日考之十二年五月有甲辰依一行推周正十一月己亥朔則五月宜有甲辰又逆推之十一年經傳五月有壬申甲戌七月有辛酉皆正與歷合是未嘗失閏也十年三月有戊戌則魯歷置閏蓋在十年末十二年十一月當夏正九月宜有寒露節而一行推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則杜言置閏當在十二年者謬矣然則何以言火猶西流蓋十二年冬十二月火已伏經書螽者時燠也至明年置閏稍遲十二月當夏正之九月於是火猶西流而復書螽季孫之間夫子之言乃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事

傳誤繫之十二年耳

江永羣經補義

○物異

有蠱有蜚左氏與二傳異義說

鶴鵠來巢公穀漢志說

說辨

獲麟不言其來不言有數某說辨是記異非不祥之說辨

謂辨

杜云春秋感麟而作公穀云春秋文成致麟說辨

左氏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夫螽螟麋蠭固害物矣而蜚鵠鶴鵠則不能爲災者也公羊有記災記異之辨是矣

張大亨五禮例宗

蜚與鸚鵡暫而一至故言有麋者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爲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螽螟多不足怪而爲災則害故又不言多

劉敞意林

周禮天官冢宰有獸人鼈人獸醫之官獸人掌備獻狼獻麋鼈人掌取互物狸物獸醫掌主療病療瘍夏官司馬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官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射鳥氏掌歐除鳥鳶秋官司寇則有冥氏庶氏穴氏翼氏誓族氏翦氏赤友氏姻氏壺涿氏庭氏之官冥氏掌以靈鼓歐猛獸庶氏掌以嘉草攻毒蟲穴氏掌攻蟄獸翼氏掌攻猛鳥誓

族氏掌覆天鳥之巢翦氏掌除蠹物赤友氏掌除狸蟲蠅氏壺涿氏皆掌去水蟲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典蛾蜚書于策猶蠅氏列於官其細已甚是何也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教擾而阜蕃敵攻而禦毒苟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爲災讀春秋見書冬多麋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蠸八月螽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蜮則知周禮蠅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鶴鵠來巢則知周禮著族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西狩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虞主獸屬禽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山澤有麟而迹人不知故曰其官廢也蓋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於春秋惠士奇春秋說○按此論本宋葉文康禮經會元其大同小異處不複載今補錄葉氏之論曰先王養物之仁地官辨物生必求鱗介羽毛羸之得其宜春官作樂舞必求鱗

介羽毛蠃之有所致藪牧必求鳥獸之阜土地必求鳥獸之蕃獸人  
敵人取物必皆以時德及鳥獸昆蟲如是而夏官之屬又必射而羅  
之秋官之屬又必除而去之攻而殺之何邪蓋奉養有節不忍暴殄  
者愛物之仁害必除不使紛擾者制物之義是故夏官掌政以服  
不氏等官隸之見鳥獸之微雖非政令所及而有惡必去焉秋官掌  
刑以冥氏等官隸之見昆蟲之微雖非刑罰所加而有害必除焉周  
衰而政刑失先王興利除害之意已不復存不足以弭民人之害而  
况能消烏獸昆蟲之患邪漢宋均能去九江之虎唐韓愈能馴潮陽  
之鱉當時以爲劖見之事獨不見禹之驅龍蛇周公之治猛獸與周  
官之攻治鳥獸昆蟲者哉

莊十七年冬多麋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注以多爲異○麋多則害稼以災書

杜預

○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瘞范○瘞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胡○或以爲記災或以爲記

異劉氏倣兼用之按陸佃謂陰盛所感惡氣之應則當以記異

爲尤正

彙纂案

○爾雅翼曰麋與鹿相反鹿陽獸夏至得陰氣而

角解陽退也麋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陰退也今海陵至多

千百爲羣多牝少牡五行志曰劉向云麋牝獸之淫者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爾杜氏謂麋多害稼然爲災輕當以

記異爲重有耋有蜚亦然

趙汸屬辭

○穀梁楊疏見下

莊十八年秋有耋

耋又作蜮音或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注以有爲異○穀梁一有一亡曰有耋射人者也楊士勛疏一有一亡曰有者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若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麋書多

者魯之常獸是歲偏多故書多也螟螽不言多者螟螽是細微之物不可以數言之故不言多也又每年常有不得言有也所以異於蜚蠻與麋也○洪範五行傳曰蠻生於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蠻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云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杜注孔疏○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蠻范甯疏○昭二十五年書有鸕鷀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也徐彥疏○蠻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陸佃曰蠻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開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消陰長惡氣之應其說是也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胡傳○麋者迷也蠻者惑也是時

文姜爲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哀姜而成逆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張洽集注

○按五行傳蠱與蜚皆南越淫風所生

文姜哀姜相繼縱淫氣類感召者也高氏以蠱爲蠛卽食苗葉者爾雅翼以蜚爲蟲食稻花者其失相同蓋食稻之蟲所在有

之經不當書有也書有則爲異而非食稻之蠛與負蠻矣

趙仿屬辭

○或以蠱爲蠛食葉蟲則是紀災非紀異也春秋紀災不書有紀異書有若食葉之蟲書有則螽與螟何以不書有乎以爲蠱

是葉酉究遺

○短狐狐又作弧漢五行志師古注射工也亦呼水弩

則作弧矢之弧

是洪亮吉春秋左傳註

○案正義曰服虔云徧身濩濩或

或故爲災沈氏云此有蠭傳重發例者以螽螟與蜚是害稼蠭

則害人故傳特發之服沈二說亦得未必字之誤也

陳樹華集解攷正

左爲災也○蜮短狐必非魯之所有也以春秋古隸較之蓋其

文非蜮實蠶也亦作蠶或蠶而公羊亦作蜮豈非廉簡失傳因亂而爲蜮歟蠶卽𧔉也以農災故書

高閭集注

○沙隨春秋例目云

有蜮或攷隸古春秋作有𧔉爾雅食葉𧔉音特

王應麟因學紀聞

○呂

氏春秋任地篇螟蜮高誘注蜮或作𧔉食心曰螟食葉曰蜮兌州謂蜮爲𧔉音相近也邵晉涵爾雅正義曰說文云𧔉蟲食苗

葉者左傳疏引李巡云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𧔉通作

𧔉是蜮𧔉𧔉一也

翁元圻因學紀聞注

○短狐南越水毒所產嶺北卽無

魯中國地豈宜有此故公羊曰以異書若左氏云爲災則𧔉雖

害人似未可稱爲災者此𧔉字當是𧔉字之誤𧔉食禾節故曰

灾其曰秋有者以周之秋爲夏之夏毛詩螟蜮螽𧔉皆旱災之

物正在此時

毛奇齡傳

○呂覽螟蜮高誘注兗州謂蜮爲𧔉音相近

也淮南子兗州謂之𧔉高誘注𧔉讀近殆緩氣玉篇𧔉𧔉皆

徒得切是蠶字乍作塍因方言讀爲蜮耳

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

○服杜

皆以爲短狐王伯厚曰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穀古春秋

作蜮蜮音特棟案蜮亦作𧔗卽詩之塍也蜮與蜮字相近螟蜮

皆害苗者故書于春秋若是短狐不須記也

惠棟春秋左傳補注

○沙隨

考穀古春秋作蜮按呂覽任地篇大草不生又無螟蜮高誘曰

蜮或作塍沙隨之說信有徵也

桂馥札核

愚按以爲短狐淫氣所生者從公羊記異之說也以惑訓蠶其駁以蠶爲食苗蟲者曰若然則如螽螟之例不當書有矣以爲食苗蟲害稼者從左氏志災之說也據蠶字與塍通其駁以蠶爲短狐者曰南越水毒非魯所有若是短狐亦不須記二說並有理姑並存之

莊二十九年秋有蜚

左氏公羊穀梁首句同前○晝負蠶也亦作𧔧音同

漢書五行傳顏師古

注○負蠶今謂之晝盤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日出則散

去其氣臭惡能燂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

羅願爾雅翼

○爾

雅晝𧔧𧔧郭璞注𧔧卽負盤臭蟲也若是負蠶常有之物當如  
螽蟬之例不當書有

汪克貢纂疏王樵輯傳

○孔氏據郭璞云晝卽負盤

臭蟲諸說誤爲負蠶爾負蠶草蟲歲時所常有也或據山海經

謂晝狀若牛一目虬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其國大疫恐

非春秋之晝也

趙汎屬辭

○隱元年左傳曰有晝不爲災杜註以爲

負蠶疏引郭璞云晝卽負盤詩草蟲負蠶歲時常有非災蟲也

以爲負盤者是負蠶乃傳錄之誤家鉉翁詳說

○左傳杜無注按漢

志劉歆以爲負蠶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可取以補

註武琳經義雜記○晝害苗蟲也負盤則又一晝也爾雅曰晝𧔧𧔧卽

負蟹臭蟲也劉氏五行傳以爲負蠶負蠻草蟲螽類也草間大  
臭蟲隨地生之何關春秋之書通志曰害稼殆謂蜚蟲則螽類  
者近是方以智○蜚負蟻也蝗屬卽詩所稱草蟲者通志云以

其能害稼故春秋書之是也若公羊說謂臭惡蟲南越盛暑所  
生則今所稱臭蟲者然不爲災矣左氏于此傳特曰凡物不爲

災不書據此則益信前秋有蟻爲有蟻之誤而公穀妄釋之也

毛奇齡

○蜚音芳味切劉歆曰負蠶是也爾雅謂之𧈧𧈧廣雅謂

之𧈧𧈧小蟲也形圓而薄氣臭每緣稻莖上食稻花令不成實

故曰爲災劉向乃云淫風所生則是𧈧也非蜚也汪氏克寬以

負蠶常有不當言有爲疑不知此蟲水田種稻乃有之魯地平

衍麥稭之鄉固不宜有也至山海經獸名之蜚則音非乃不經

見者爲怪而已王夫之○愚按從左氏記災之說者以爲害稼

稗疏

之蟲從公穀記異之說者以爲南越盛暑所生惡物兩說大旨與有蠻同彙纂兩存其論謂春秋災異並書蠻爲魯所本無而今有之則異之能食稻花使稻不蕃則災也今合參諸說以爲害稼志災者勝以爲螽類蝗屬者勝負蟻負盤義俱可通爾雅通志本草皆以爲蟲是也山海經以爲獸非也

昭二十五年夏有鶡鵠來巢

鶡公羊作鶡  
陸德明疏  
梁音義鶡本又作鶡

左有鶡鵠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謡有之曰鶡之鵠之公出辱之鶡鵠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鶡鵠跌踰公在乾侯微褰與孺鶡鵠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鶡鵠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鶡鵠來巢其將及乎○公羊何以書記異也宜穴又巢也○穀梁一有一亡曰有鶡鵠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

常故書

杜預注

○漢五行志鶴鵠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

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逐昭公師古曰今之鶴鵠中國皆有但

不踰濟水耳左氏以爲魯所常無故異而書之又此鳥本亦巢

居不皆穴處書巢者著其居止字乳不卽去也

漢書

○鵠鵠不

踰濟貉度汝則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

淮南子

○鵠春秋

及周禮並作鶴公羊作鶴

張參五經文字

○公穀以爲夷狄之鳥穴居

今來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與左氏異許慎異義

從二傳後鄭駁之云案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

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鶴鵠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

昭公將去國也先鄭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與後鄭義同

周禮考工記疏○鶴鵠似鷗而有幘飛輒成羣多聲字書謂之喇叭鳥

一名鵠鵠或曰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字書之

八今中國皆有但在濟西性不踰濟故書以爲異劉向謂外蕃穴藏之禽未然也

羅原爾雅翼

○鶲鵠江南所產皆假鵠巢以生子

能飛卽羣栖於木未聞有穴居於地者公穀非灼見之說先儒

謂鶲鵠

不踰濟故來魯爲異左氏謂記所無是也若所記童謡

亦失之附會

童品經傳辨疑

○鶲鵠卽鳩鵠一名鳴鳩在魯亦有之所

異者來巢耳召南維鵠有巢維鳩居之謂鳩性拙不能爲巢嘗

壞鵠巢而居之則非巢居之鳥可知今公然來巢則異矣自公

穀不辨名物妄云夷狄之禽不入中國班氏五行志亦宗之誤

毛奇齡

○五行志曰劉向以爲有蜚有盛不言來者氣所至

所謂眚也鶲鵠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

趙訪屬辭

○劉子政以不

穴而巢爲昭公出奔之祥按此乃地氣推遷使然中國治亂之  
候也宋治平間邵子居洛陽聞杜鵑聲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

至矣或問曰何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

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鵠退飛

鵠鵠來巢氣使之也自此之後晉伯不穀吳楚越迭主夏盟馴

至大亂則知鵠鵠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參趙訪  
拾集  
屬辭張注○人反德爲亂物反常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

君甚微而著高宗雊雉之異謀於忠賢修德正事能禳其災宋

有雀生鱷康王用兵暴虐射天笞地尋至殞滅今昭公視天戒

而不知省哀哉

汪克寬  
纂疏

○傳記所稱童謡大抵爲廋辭未有察

察若此蓋傅會歟

陸粲左氏  
集

○師已無乃意如之黨節詞附益春

秋紀異欲使人君恐懼修省而爲此說者使人委於命以聽庸

主之怠荒姦人之縱恣左氏好異而亂常若此

王介之  
四傳質

○愚按

諸說羅氏董氏毛氏爲確胡傳漢志本公穀說未可爲據顏注

已辨之矣若張元德趙東山以爲中國治亂之應不專在魯證以康節之言尤見其大

又按公羊作鶴故以爲夷禽文與詁並讀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何以書記異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麌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穀梁曰不言其來不外麟也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有也皆非也謂之獲麟矣則不得言其來不得言其有記事之理也何說乎劉備  
權衡  
朱子語類○說左氏者以爲春秋感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是不祥

於獲麟之一句則非經成而麟至矣

汪克寬  
慕疏

○若謂春秋感麟

而作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爲時幾何而汲汲操筆乎且使麟

不獲孔子遂終不作春秋否也若謂文成麟至麟而獲也烏在

其爲瑞而可以應文成也皆尊聖人而不得其實也

陳際泰  
五經讀

文成麟至之說鄭衆賈逵服虔之徒皆云然杜預則以爲妖妄王文恪公曰孔子刪詩定書贊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

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子嘗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不

見此瑞也而獨致麟乎旣爲瑞矣又見獲於商鉏邪然則杜氏

謂感麟而作因以爲終者其信然歟曰春秋之作爲萬世法戒

豈區區爲一麟哉

陸粲胡傳辨疑

○周道衰廢人欲橫流亂賊接跡撥

亂反正孔子作春秋以明王法雖無麟固將作矣孔子之卒在後二年苟非平日所嘗用心豈能詳哉文成致麟之說固妖妄

謂感麟始作者理亦未盡也

季本私考

○春秋爲天下紀異者三

案山崩有星孛入于北斗西狩獲麟山斗以異爲異

以異爲異者亂世之常以祥爲異者亂世之變

邵寶簡端錄成五年

○吾

夫子欲從事於屬辭比事以垂世立教者非一日矣春秋一書

豈必感麟而後作乎若夫文成致麟之說尤爲不經胡傳乃謂

籩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不亦謬乎古昔盛時

治化翔洽休徵畢至爰有麟鳳以昭太平之祥今見戕於虞人

似亦不足以爲瑞也是當仍以朱子爲斷朱子曰出非其時被

人所殺是不祥蓋麟爲仁獸聖王之嘉瑞也今出非其時而虞

人戕之聖心能無傷乎然則感其不祥而遂絕筆焉聖人亦非

無所寓意也

藁纂案

○愚按書獲麟之義邵氏寶記異之說與朱

子正相發明趙氏訪本趙伯循說以爲書瑞非也然所謂記異

者亦非不祥之謂也高氏拱春秋正旨曰終于獲麟者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越歲而孔子歿則魯史之修宜止于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卽直書之而已固非取義于麟也謂經感于麟是聖人經世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于經是術家者流幻妄之說何誣經之深也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此又誣聖人之甚者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人知命不憂何乃至是若韓子云麟不待聖人而出謂之不祥也亦宜此亦曲說也彼以麟爲聖人之瑞也殊不知聖人之世亦有無麟者焉非聖人之世亦有有麟者焉非必爲瑞應也其論更正掃盡一切然則所謂記異者以非常有卽爲異耳豈不祥之謂乎○愚又按顧氏揅春秋絕筆獲麟論以朱子之解亦未得獨取家則堂詳說之論謂春秋爲亂臣賊子而

作孔子因是年六月請討陳桓不行而絕筆是春適有獲麟一事春秋遂以是終焉是聖人之絕筆爲大義之不復伸豈區區爲一物之微而漫託於不可知之氣數哉此真通儒卓識也黃氏賀氏之論與家氏合補錄於後○春秋爲麟而起止乎當亂賊放恣之世至於齊沐之請不從天理民彝將盡泯滅不得已而修史獲麟之事適值其年又當其會而公羊指爲作經之證漢儒訛爲讖緯之說然則當時若不獲麟春秋可無作乎吾謂春秋爲請討陳桓而作也黃仲元四如講稿○此後亂賊接踵沐浴請討不可將何所極故於獲麟止焉以深其鳳鳥河圖之慨而寓其夢寐周公之意賀仲軾歸義○愚又按王伯厚困學紀聞曰請討陳桓之年哀十四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閒注引馬騮釋史口使孔子請討而得也程大書曰齊陳桓弑其君王公伐齊殺陳

恒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清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是  
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哉是  
則堂之說伯厚已有先見矣

○外災異

公穀外災不書其書者各爲說辨宣榭火公羊新周說辨宣榭火公羊新周

何休以爲不毀之廟胡傳謂廟制似廟毛氏謂遠廟無寢公

穀漢志又謂瞽樂器之所服氏以稱宣廟揚威武諸說辨

梁以爲孔子之先故書辨公羊作宋火又謂內不言火甚之

齊大灾公羊以爲及我辨宋災公羊以爲王者之後穀

梁以爲孔子之先故書辨公羊作宋火又謂內不言火甚之

辨宋災伯姬卒左穀說辨陳災公穀誤作火辨穀梁國

日災邑曰火辨宋大水公羊謂及我穀梁爲王者之後書

辨沙鹿崩公羊以爲邑穀梁以鹿爲山足辨何趙說辨

梁山崩何胡說辨雨螽于宋左曰隊而死公羊曰死而隊

辨杜從左義辨公羊云王者之後記異辨劉氏自下而上日

凡外災告則書昭十八年傳宋衛陳鄭皆來告火是也莊十一年傳  
宋大水公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蓋旣來告則  
有弔禮所以書也惟昭九年書陳災在陳亡後時叔弓會楚子于陳  
或叔弓歸言之或楚人告而書也

趙括屬辭

外災告則書弔則書

李廉  
會通

來告則書其顯然爲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

呂本中集解  
莊十一年

主人告災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告異則書之弔災則書之異者天所以譴人君使修德也異至則內自省而已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告爲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爲得禮得禮則書

劉敞傳莊  
十一年

外災以來告往弔而書左氏之義也然春秋紀外災亦罕矣豈來告者少而往弔之禮闕乎非也書宋大水者以大而書非常之水也其他水旱螟螽之災有不足書者矣故雖來告往弔舊史或書而或夫子削之者不勝書也

張自超宗  
朱輔義

左傳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宣十

公羊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

襄九

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

昭九

○按皆非也辨見內火災論及下昭九年

宋大水公羊曰及我也齊大災公羊亦曰及我也非也如陳災紀於  
魯史陳之去魯也愈遠安得千里而相及公羊之說不然審矣王介  
傳質

古者列國有災則使行人告于諸侯昭十八年子產治鄭之火政可  
考也因告而書也公羊強爲外災不書之說於是於宣榭災曰何以  
書新周也宋災曰王者之後也宋衛陳鄭災曰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未免詞費矣張尚瑗公羊折諸公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左見前○公羊何以書記災也○杜氏曰成周洛陽宣榭講武  
屋別在洛陽者按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  
不過望氣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其義未聞服虔曰宣  
揚威武之處義或然也公羊以爲宣宮之榭謂宣王之廟也與

左氏異成周周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云無室曰榭又云闇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達孔穎達○成周東周宣榭

宣王之榭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

榭范甯○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非也穀梁曰周災

不志亦非也宋災猶志况周災乎來告則書耳

劉敬

○宣王會

程衡

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東都洛陽也講武之處至是而

殷聖人傷攻車選徒之事不復見於衰世故書家竇翁詳說○臺望

氣祥榭講軍寶成周之地有宣榭者興王之遺跡也宣王承幽

王衰弱之後修車馬備器械南征北討中興王業此乃用武講肄之所也火而王迹泯矣故聖人重之而書黃仲炎通說○宣王中

興講武于此書其災者蓋傷之也厲王板蕩中國微矣宣王嗣之南征荆舒北伐玁狁遂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天下喜於王化復行今周復衰夷狄橫行無能以王道興起之者王者不作而王者之迹又從而熯燼之痛王道陵遲之甚也高閭集註○公羊以宣榭爲宣宮之榭何休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毀非也夫宣廟卽或未毀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胡傳以廟制似榭故謂之榭亦非也爾雅所紀廟寢臺榭規模判然不同何得混而一

之二傳又謂樂器存焉尤非也榭旣無室何以藏樂器惟杜氏預以爲講武屋而孔氏穎達引楚語以證之此不易之論也成周爲周之東都吉日車攻詠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之爲宣王無疑矣彙纂案○先儒因胡傳以爲廟而誤胡傳則因公羊稱宣宮而誤榭是講軍實之屋非廟也宣榭是宣王東都講武之榭

非宣宮也廟不得曰榭榭不得藏樂天火其地自災也人火他處連及也目成周不目京師者王城成周二地若目京師疑在王城也呂大臨考古圖有邢敦稱王格于宣榭咏內史策命蓋卽此參方苞直解補註行說畧高閣然釋經○公穀以宣榭爲藏樂器之所漢五行志董仲舒劉向義同漢志云榭藏樂器宣其名也樂以宣節陰陽故名何休以爲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立義又異若左氏以爲講武屋正義引服注謂宣揚威武之處更得命名之意左以爲人火又見守戒無人武功廢弛也滅昧經義雜記並取三傳仍從左氏若服氏解宣字又不如以爲宣王者確○榭射堂之制也邢敦銘宣榭其文作印古射字其堂無室以便射事因名其堂曰射後乃从木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顧炎武杜解補正○顧說本呂大臨考古圖足發明講武之義其謂廟制如榭仍沿胡傳之誤刪之○榭古作射或假用謝後世始從木作榭公羊作謝蓋假借字

趙坦異

○說文無榭字公羊作謝書泰誓釋文臺榭本又作謝

文篆

○無室曰榭爾雅有明文杜解甚尤榭木與序通有堂

荀子楊  
僚注

○無室於射爲宜而宣王講武詩有明證也

王夫之  
稗疏

○宣榭者宣

王之榭講武之屋也宣榭火何以書以王者中興之迹之重書

之也公羊以宣榭爲宣宮之榭何休因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毀

胡氏又謂廟制似榭其說皆近傳曾毛奇齡以爲宣廟不祧而

遠廟無寢故名爲榭亦無的據杜預釋榭爲講武屋而孔穎達

引楚語以證之蓋成周爲周之東都吉日車攻詠宣王講武之

盛則宣榭爲宣王之榭有由來矣

牛運  
震傳

○愚按邵二泉本二傳

漢志以爲非廟是宮樂器藏焉梁氏補釋取之亦誤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其志以甚也范注甚災及人也○

天火曰災來告以大故書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皆不言大知此來告以大故書大杜注孔疏○齊來告而魯往弔故書張洽集注○公羊曰何以書及我也非也春秋

豈詳外略內哉

劉敞權衡

○公羊曰大瘠也大瘠者病也何注瘠病

也齊人語病者疾疫也曲禮引此瘠作漬經例大曰災小曰火

言災則不煩更言大故謂非火災也

孔廣森公羊通義

○公羊釋文瘠

本或作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按曲禮鄭注漬謂相穢汙而死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漬病也俱引此傳作大漬

阮元公羊校勘記

襄九年春宋災

左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掘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迫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閥計

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鼈庀刑器亦如之使皇  
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組吾庀府守令  
司宮巷伯儼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  
於西門之外晉侯同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何故問未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內  
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天火曰災來告故書杜預○公  
穀謂外災不忘此其志者公羊以爲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  
以爲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皆非也惟左氏以爲來  
告故書得之左氏載宋司城樂喜救災之政纖悉備具又載晉

侯士弱之間對則其來告必矣

李康會通

○書宋災以杜注爲正公

穀以爲外災不書者非也至謂宋爲王者之後孔子之先故書

鑿矣果爾則昭十八年衛陳鄭與宋同日而災春秋獨書宋可

也何以合四國備書之乎莊二十年齊大災又何以書乎

彙纂案參

劉敞權衡○宋自昭文以來亂故相屬三書宋災人事不修甚矣

高閭

集注○春秋常事不書反常則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災者十

有二未嘗有曰火者火則人爲之也人爲之者可悉書哉

孫賈經解

○公羊作宋火傳云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

然則內何以不言火者甚之也按公羊傳明云記災

則經文不當作火傳爲之誤也

趙坦異文箋

○春秋不書火二傳獨

以陳災爲火及公羊以宋災爲火二傳但以大小國邑爲辨公

羊嘗自言春秋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何得內有小火反甚之而

爲災邪

程端學三傳辨疑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或叫於宋太廟曰譁譁出出鳥鳴於毫社如曰譁譁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穀梁見內女晝卒門○著伯姬之節亦罪宋平與其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

吳徵纂言

○火其身而曰待姆天下有如此愚婦哉不特婦也雖女子亦當避之且伯姬時年邪若以火驚而死則或有之矣古者烈女有甯死守義者謂汚辱之累身也若遇火不避以待其姆而喪父母遺體不孝孰甚左氏識其非女而待人固未盡其義穀梁又以爲賢尤可笑也

程端學三傳辨疑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

程公毅作火

左陳災鄭禪寵日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

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鹑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穀梁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稱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蓋是時叔弓會楚子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胡傳○陳災當時楚子在陳彼赴而我弔所以書劉敞意林○公穀以爲存陳者亦自有義是必陳之臣子以災來告舊史書之夫子因以不削也蓋此時楚子在陳

放招殺奠葬哀公尙未必其竟殄陳祀也經書滅陳亦據其後之縣陳而書耳文定謂旣使穿封戌爲陳公而陳滅則陳必不來告叔弓目擊而歸言者不然也張自超宗  
朱辨義○案災字篆文或有殘脫故公穀誦作火穀梁又云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何以志存陳也其說曲矣當从左氏經作災而義則節取公穀趙坦  
異文  
參○愚按外災來告往弔則書自當如是故張氏謂胡傳說未必然也劉氏以爲楚告亦通

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梓慎預占之言見前星變門十七年冬有星李于大辰鄭子產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

上巡羣屏攝至於太官使公孫登徒大轂使祝史徒主師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歾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徼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元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敢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公羊何以書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其志以同日也○來告故書杜預○四國皆來告火故書其事杜注是也然同日而四國俱災其異甚矣公穀之說亦可並存梁纂案○宋魯鄭火政大略相似而寬征子材哭焚罷市於燎息之後子產畏天恤民非諸子所能及洪咨夔春秋說○四國同日而災來告必有先後舊史或隨告隨書夫子作

春秋撮而記之其序則從爵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傳稱許不弔災君

子知其先亡則魯必皆遣使往弔審矣不書者其人微也

葉酉究違

○裨寵豫知其兆請禳而子產不許寵言鄭又當火卒亦不應

觀此益信古人以德消變人事誠修在天實有可移之理

講解日

義○四國災鄭裨寵言於子產曰若我用瓘犧玉瓊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夫天災而可以犧瓊禳則古今之災變永可不作矣

子產惟以定民志修戒備爲務不爲多言所亂則知本也此足

爲不修德而徒邀媚於鬼神者之戒

魏禧左傳經世  
鈔附魏世微說

以上書外大災成周一齊衛鄭各一陳二宋三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

左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

罪已其興也。勤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公羊何以書記災也。穀梁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公羊云外災不書此書者及我也春秋內魯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若魯災無爲詳宋而略我也。穀梁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則三恪之外諸姬皆王之後何不書之。又書齊大災齊豈王者之後也。二傳不達外災來告則書之義故各穿鑿。陸滔程端學辨疑參○比歲交兵怨不廢禮古意猶存而未泯者也。張洽集注○按說苑載宋人對魯使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云云君子稱之宋人聞之修德三年歲豐政平。

以上書宋大水一

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沙鹿者何山也曷爲不繫國山不可以繫國山曷爲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可以封諸侯守之公羊曰沙鹿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者以可知故也如禹貢桐柏積石皆不繫山至荆山岷山則皆繫山穀梁曰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亦非也沙鹿山見漢書元后傳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公羊以爲邑穀梁以鹿爲山足皆妄劉敬權衡參顧棟高三傳異同篇疑引趙匡○穀梁非也若是山足當云陷何得言崩陸淳集傳辨○凡山崩不繫國者以其自有常處不比隕星退鵠也又○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陽平今大名府大名去晉地遠僖公時晉猶未至

于東方左氏卜偃之言蓋屬附會後儒遂以爲晉地非也公羊爲天下記異者得之姜寶事義全考○王道壞而彝倫斁天下之人皆

反皇極則天見其變日食星孛地見其妖川竭山崩所以名之

者在天下沙鹿梁山崩雖在晉不可以晉言也孫覺經解○公羊謂

爲天下記異胡傳於梁山崩用公羊之說而此獨用左傳以爲

晉咎豈以梁山大故應在天下沙鹿小故應在一國邪要之災

異之興天子諸侯當各引爲已咎有天下者以爲天下之異可

也有一國者以爲一國之異可也當兼用二說案彙纂○愚按沙

鹿山名則杜注是公穀皆非爲天下記異非爲晉則孫氏姜氏

說勝胡氏而彙纂兩義並存更通達○愚又按趙氏汎屬辭主

公羊以爲河上之邑陷入地中引漢書元后傳元城郭東有五

鹿之虛卽沙鹿地蓋地陷也視山崩爲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

別之此泥於日月之謬說而承其誤者趙氏又引何休注云士地者民之主沙鹿崩象齊桓將卒伯道毀夷狄動說亦穿鑿夫齊桓之後未幾晉文代興嗣霸之業更久攘夷之功更烈其中間雖有楚爭宋敗之事楚禍未烈視襄昭時之奪霸肆毒蓋不侔矣若以地陷示異何爲不於彼時而於此時乎程氏辨公羊見衛地門

成五年夏梁山崩

左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間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輶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

沫爲天下記異也○穀梁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下車而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梁山晉地也而不繫之晉者春秋爲天下記異是以不書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轂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胡傳○按胡氏謂卽韓奕之梁山誤也辨見地名門故刪節○不繫國者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爲一國而示變聖人亦豈爲一國而書之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若取其事應以合之曰此梁山崩之驗是乃淫巫瞽史之事非君子所欲聞趙鴻飛經筌○易曰山附于地剝山足朽壞下剝上也是

爲陰陷陽臣逼君之象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弑君亡國累累而見是則梁山崩不爲無所致矣黃仲梁  
通說○愚按胡傳本何氏休之說謂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皆其憎應其說鑿矣趙氏屬辭云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象也山崩象王道絕諸侯失勢大夫擅恣爲中國害其或然乎不必取事應以合之乃篤論也

以上書山崩二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隕公作貢  
鵠穀作鷁

左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公羊曷爲先言實而後言

石賓石記聞聞其磧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鵠六鵠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鵠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鵠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自治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鵠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杜注○劉歆以爲風發於他所至宋而高鵠高飛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飛傳以實應著言風漢書五行志○管輅別傳曰天雖有象而不能言故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是以宋襄失德六鵠並退伯姬將焚鳥鳴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裴松之魏志管輅傳注○莊七年書曰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不見其爲石也今曰隕石于宋五見其爲

石而不見星之墮也鵠大鳥也退飛逆飛也書失常也

蘇軾集等

○

墮石自空凝結而墮也六鵠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驟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墮于宋而言墮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

程子遺書

○周

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以詔救政訪序事此星墮

趙游屬辭

○星言墮星未若言墮石手可得而捫也

言異風未若言受風之鵠目可得而察也星墮而石貴化爲賤不善化者也鵠飛而退前變爲卻不善變者也

羅喻義野編

○言宋則散在四鄙言都則專在國中

余光存俟

○墮石不言星鵠退不言風皆本其可見者而言

御纂直解

○或言墮星或言墮石何也

據莊

夜隕見星故言星書隕見石故言石後數下辭也石隕在下  
故覽形而知數先數上辭也鵠飛在上故因數以察形是月者  
何失其日也失其日則何以言是月遯同日也

郝懿行說畧

○星在

天猶活火隕於地則成石猶火燄滅而成炭也

陸佃

童品經傳辨疑

○三蒼

云鵠蒼鵠也善高飛似鷹其色蒼白

陸佃

童品經傳辨疑

○說文鴟從鳥兒聲

引春秋六鵠漢五行志劉向傳終軍傳亦作六鵠干祿字書收

鵠鵠二字云上六鵠下鵠首船則二字義又不同歷稽諸說當

作鵠字爲允

陳樹華集解汝正

○說文鵠或从鬲从赤玉篇午的切又

五今切鵠鵠並同三傳本作鵠

戴琳經義雜記

○古無鵠字作鵠五

歷反讀如雌霓之霓水鳥亦曰青雀船首畫之以解水災飛不

能高故其退飛人得見之

王夫之程疏

○劉氏倣彙纂案駁日月例

見辨日月裏貶門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穀梁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自上而墮有似於雨來告故書杜注○雨

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此是災且爲異孫覺解○螽生於下今

雨於上異之大者也此所謂天降之災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赴

於我也趙鵬飛經筌○螽害五穀如雨之多爲害甚矣災異極矣程端義

學本○左氏曰隊而死也公羊曰死而墮也果如左公羊之說

是災不爲災矣春秋何用書乎故當從穀梁西漢高二傳異同篇

○左曰墮而死據經但言雨螽焉知其死公羊以爲王者之後記異杜

預以爲宋人喜獲天祐而來告皆非也程端學三傳辨疑○螽非上墮

之物來多而墮如雨見災甚耳徐邈云禾稼旣盡又食屋之茅

焚驗嘗有之

王榷  
韓傳

○按後代史志有遇風而墮者有因大雨而

墮者有墮而死者有爲災者

趙汎  
屬辭

○愚按劉天意林云自上下

者謂之隕言不見其所自來自下上者謂之雨言見其所自來

誤也雨亦自上而下不見其所從來孫說是

以上書星隕風異蟲災各一

○書有年大有年

謂桓宣不宜有年書以記異辨

桓三年冬有年

公羊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  
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  
當喜乎恃有年也何注桓公行惡賴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  
業故喜而書之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也○穀梁五穀皆熟  
爲有年也○有年謂六穀皆熟也稷之屬一穀黍之屬一穀稻

之屬一穀麥之屬一穀菽之屬一穀麻之屬一穀劉敬意林

劉敬意林

○桓十

八年惟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桓公爲國不能勤

民務農也

孫復尊王發微

○桓元年大水五年旱零螽八年十月雨雪

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冰御廩災獨此年五穀僅熟故特書著

桓之罪憫魯之民也

張洽集注

○孫氏謂桓十八年祇此一年有收

以著桓世之多凶僅也張氏謂桓十八年水旱與螽登見獨此

年五穀僅熟特書于冊著桓罪憫魯民也二說爲當

張自超朱辨義宗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武王之詩也天降

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螽賊稼穡卒痒厲王之詩也年之有無豈非

以其君歟

葉夢得傳

○有年爲百姓志喜也自賈逵以爲志異後儒

因之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胡公解

○以有年爲喜者是也謂不當

有而書異者非人情也

黃震日鈔

○二百四十年惟桓宣之世一書

有年一書大有年承歲祲也隱五年螟入年螟桓元年大水故三年有秋喜而志之宜自卽位以後螽蟬水旱史不絕書故十六年大有秋喜而志之莊六年螟七年大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皆大水而其後不書有年者繼災之後稍熟而不可謂有年久則民氣漸復雖有年不復書矣

方苞通論

○書有年十二公只桓宣各一見因屢祲記之猶之僖三年書六月雨因三時不雨記

之皆志幸也以爲記異者豈聖人敬天勤民之旨哉卽謂桓宣

不道力足召殃而有年亦志幸非記異也按史臣紀錄豐凶非

極可喜可虞之時不著於篇故屢有年不書偶有年非承屢祲

亦不書屢祲而不害或間以有年亦不書書饑亦如之偶無年

及屢無年不至病均不書

高淵然釋經

○書饑書有年重民命也說

者以桓宣書有年爲不宜有夫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正見天

心仁愛耳。汪氏曰：幸其僅有年也，得之矣。顧奎光○禹按孔疏引賈氏達曰：言有非其所宜有，程子因之。胡傳暢言之以君故而惡其民，豈聖人意哉？故張氏自超獨取孫張之說，而高氏澍然顧氏奎光以爲志幸非志異，尤得公羊之旨。胡傳以十二公多歷年所，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謂孔子於他公皆削之，獨於桓宣存而不削，以爲二公宜得水旱凶災而乃有年，故紀其異，則高氏所辨可以正其說矣。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

公羊見前。穀梁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大者非常之辭。孫晉解○周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有豐年有中年有無年。春秋有年者中年對無年之辭也。大有年者豐年也。五穀無不熟之辭也。葉夢得○連歲凶荒書此志喜也。非紀異也。黃震○桓公春秋攷。大有年。

有年之後遠狩于郎犯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春秋之書此憚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汪克寬纂疏○春秋

書饑書大饑一饑猶足以病民况大饑乎其書大者憂之甚也春秋書有年書大有年有年已足爲斯民喜况大有年乎其書

大者喜之甚也戴溪講義○大者非常之辭有者不易有也記其有

者所以見其無也宣公享國十有八年而僅一有年故以爲非

常而書之日講義○先儒皆以宣公不道不應有豐年之報謂

之紀異夫君之不德民則何罪天何爲怒其君而移禍於民邪

宣公之世稅重民困饑僅薦臻苟非大有則民靡孑遺矣書此

所以閔魯民而幸之也何謂紀異哉牛運雲傳○書大有年者蓋見

宣公卽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十年大水饑十三年螽十五

年螽蟬生饑民已困乏今又國用告匱稅畝初行當此民力重  
困之時忽見年登大有一若天憫斯民而厚賜焉不覺喜之甚  
幸之甚特筆書之也聖人仁愛下民之意也

萬斯大隨筆

○自十年

以後書饑二書大水一書螽蟬生共三是知大有年承屢祲乃  
書而桓書有年於此可例也

高潤然釋經

○愚按公羊傳何休注及

諸家說詳味其言其以桓宣之有年而異之者正其以桓宣遭  
謹遇災者之有年而喜之也固非以爲紀異而書亦非以爲祥  
瑞而書也趙氏汎屬辭本趙伯循說以年豐麟瑞爲書祥瑞其  
論曰後世好言祥瑞儒者爲春秋志災不志祥之說以矯其失  
釋經者遂以有年獲麟爲紀異過矣天道有變有復水旱其變  
也有年其復也災祥並書策書之體說者有以桓宣行惡而得  
有年爲異者有以他公不書有年二公獨書爲異者是以一人

行惡而欲災及萬民無是理也其辨紀異之說是矣而竟以爲書瑞則二百四十二年豈僅兩逢豐稔乎有所不通矣

補 地震論

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又無麥禾說

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

漢書食貨志

大無麥禾三傳同文而漢五行志上引作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爲哀姜淫亂故大水劉向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疑公羊經一本有水字何氏秋水之說從董氏敷衍耳

梁玉繩  
晉記

又螽蟬論

貪虐則蟲災爲害兩螽子宋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斂無已故應是

而雨螽

開元古經引  
洪範五行傳

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殺蝗之義也春秋曰螟曰螽曰蠋皆是物也春秋紀災而不紀治故不言捕

沈受宏白漁先集捕蝗說

經書冬蠚生傳曰幸之也注謂蠚冬生而不成螽未爲物害故喜而書愚謂此聖人謹小慎微之旨雖不成災而猶書示警非以爲幸也假令生當耕耘之日不知其憂悚當何如

皇朝經世文編馬源捕蝗記傳鈔本

又山崩說

穀梁曰壅河不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不得其所

漢五行志

○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君權損陵轉爲澤貴將爲

賤也

南齊志引  
五行傳